

扎瓦希里：“基地”组织新首领

魏 来*

“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丹今年 5 月 1 日被美军海豹突击队击毙。对于拉丹之死,国际社会普遍将其视为全球反恐斗争的一次标志性胜利,美国总统奥巴马也称其是“美在打击‘基地’组织的努力中,迄今为止取得的最为重要的成就”^①。但尤其是“基地”组织 5 月 6 日在互联网上发表声明证实其领导人拉丹已经死亡后,^②人们关注更多的是其接班人问题。由于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的特殊身份及地位,这位出生于埃及的“基地”二号人物成为接替本·拉丹的最大热门。6 月 16 日,“基地”组织在其下属的网站上发表声明说:“‘基地’组织领导层经过协商后,宣布扎瓦希里将承担领导这一组织。”^③至此,国际社会热议的“基地”组织接班人问题终于尘埃落定,扎瓦希里也再次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

出身名门的嗜血埃及医生

扎瓦希里于 1951 年 6 月 19 日出生在埃及的曼阿迪。与本·拉丹一样,他出身名门,其家族有行医传统,46 个家族成员,有 31 个是医生、化学家或药剂师,其他人则是大使、法官或议会成员。扎瓦希里的父亲是开罗艾因·夏姆斯(AIN SHAMS)大学的药剂学教授,叔叔是埃及负有盛名的皮肤病学专家。但扎瓦希里家族的名声,首先与宗教密切相关。父亲老扎瓦希里的叔叔是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的大匍。爱资哈尔大学是一所具有千年历史的大学,如今仍然是中东学习伊斯兰教义的中心。老扎瓦希里的父亲和祖父,也是爱资哈尔大学的学者。扎瓦希里的母亲奥米玛·阿萨姆同样出身显贵。她的父亲是开罗大学校长,还当过埃及驻多个国家的大使。奥米玛的叔叔马富兹·阿萨姆在政治上也很活跃。他现

在是宗教色彩明显的劳动党副领袖。15 岁时,他曾被捕入狱。1945 年,他因为参与刺杀总理阿罕默德·梅赫再次被捕。多年后,扎瓦希里竟完全重复了这位叔公的轨迹。马富兹认为,尽管扎瓦希里保持了他父亲家族学医的传统,但实际上他在性情上更接近母亲家族。他说,“扎瓦希里告诉我,他对医学的喜爱可能是遗传的,但他体内也有政治的基因”相比本·拉丹,扎瓦希里显得更为暴力激进。

早在 14 岁那年,扎瓦希里便加入了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并成为这一组织著名理论家赛义德·库特卜(1906—1966 年)的虔诚追随者,读了他大量关于伊斯兰教的书籍,尤其是有关原教旨主义及武装夺取政权等方面的论述。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扎瓦希里或多或少地参与了埃及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每一次重要恐怖活动。毕业于埃及开罗大学医学院的扎瓦希里,在 1981 年震惊世界的萨达特遇刺事件中,和很多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成员一道被指控参与了暗杀行动,被判入狱三年。出狱后,扎瓦希里离开埃及,开始了在科威特、沙特以及巴基斯坦的长期流亡生涯,在这过程中扎瓦希里一边行医一边寻找机会继续他的事业。1986 年在巴阿边境重镇白沙瓦,扎瓦希里第一次和本·拉丹相遇,这次相遇使他重新找到了事业的根基。随后,扎瓦希里决定前往阿富汗,参加了本·拉丹领导的“基地”组织反抗

*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① “Osama Bin Laden Dead, Obama Announces”, *Huffpost World*, May 1, 2011,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1/05/01/osama-bin-laden-dead-killed_n_856091.html

② “Your Happiness will Turn to Sadness: Al Qaeda Admits Bin Laden IS Dead—but Vows Bloody Revenge”, *Daily Mail*, UK, May 6, 2011.

③ 参见“扎瓦希里成为‘基地’新首领”,《参考消息》2011 年 6 月 17 日。

苏联的入侵行动,帮助治疗在阿富汗抵抗苏联军队的“圣战”战士。^①

1993年,扎瓦希里成立了埃及第二大宗教武装组织“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简称“圣战”组织)。此后几年,“圣战”组织和埃及的另一个宗教武装发动了多次袭击行动,共造成1200名埃及人死亡。为此,扎瓦希里曾于1999年被埃及法庭缺席审判判处死刑。1998年,“圣战”组织与本·拉丹领导的“基地”组织合并,并宣布发动“圣战”。扎瓦希里因此成为“基地”组织的二号人物和本·拉丹的左膀右臂,并策划了许多大规模袭击行动。1998年8月7日,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使馆几乎同时遭到汽车炸弹袭击,共造成250多人死亡,约5000人受伤,策划这起袭击的正是扎瓦希里。^②而发生在2001年震惊世界的“9·11”事件更是被称为“基地战略家”扎瓦希里的“大手笔”。

1999年,扎瓦希里受到来自“基地”组织内部以及美国、埃及的挤压,地位有所下降。对那些舒服地呆在欧洲,攻击他的组织成员,他鄙视地说道:“当年热血的革命斗士,在经历了文明和奢侈的生活,西方文明的公平主义和物质主义后,变得像冰块一样冷漠。”扎瓦希里这种反现代的论调,与本·拉丹如出一辙。“唯一被西方理解的语言,就是最大程度的伤亡。”这位嗜血的“基地”核心头目曾在回忆文章中如此写道。

基地组织的“真正大脑”

长久以来,本·拉丹是“基地”组织的精神领袖和标志性符号,扎瓦希里则被视为首席战略师和行动指挥官,在运作管理上发挥着更大的作用。^③随着对“9·11”事件及发生在全球恐怖活动的深入调查,美国认定“基地”组织策划的许多重大恐怖袭击都是出自扎瓦希里之手,而本·拉丹只是一个象征性的领袖而已。美国《新闻周刊》援引美国情报人员的分析说,对美国威胁最大的恐怖分子不是本·拉丹,而是他的副手扎瓦希里。20世纪80年代曾在法庭上为扎瓦希里进行辩护的律师蒙塔塞尔·扎耶特认为:“扎瓦希里对于本·拉丹来说,就像是他的‘大脑’。”^④

2001年底,总部设在伦敦的《中东日报》以连载形式公开发表了据称是扎瓦希里的自传。这本名为《先知旗下的骑兵》的自传也可被视为“基地”组织的精神纲领。^⑤全书分为三大部分,八个章节,长达350页。在书中,扎瓦希里详细回顾了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发展历史与现代“圣战”运动的兴起,同时穿插回忆了他的个人经历。在自传中,扎瓦希里一再强调“基于目前诸多的不稳定因素和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也许我今后再也不可能有机会写这样的书了。”因此,这部自传体回忆录被许多人视为扎瓦希里立下的最后“遗嘱”,也可以看作是指导今后“基地”组织行动的纲领性文件。一些中东学者认为,扎瓦希里是那种最能把自己思想和信仰付诸实际行动的知识分子代表,而这类知识分子在当今世俗化的西方已经很少见了,他们的精神潜力一旦转化为现实影响,将是十分巨大和可怕的。

“9·11”事件后,扎瓦希里在“基地”中的地位日趋上升。以美国为首的联军摧毁了“基地”组织的巢穴,并捕获和击毙了大量“基地”组织的成员和首领,扎瓦希里的妻子及两个孩子也在联军的袭击中丧生。但扎瓦希里仍将“基地”组织的基本骨架保存了下来,并在重要位置上安插了他的得力干将。近十年来,这张恐怖网络策动或资助了北非、沙特、也门、巴基斯坦等地的多次恐怖袭击,其身影还出现在2004年马德里的火车站连环爆炸案和2005年伦敦公交系统爆炸袭击事件中。与此同时,在拉丹从公众视野中消失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扎瓦希里厚厚

^① “‘Zawahiri’, Key Personalities, Para-military Groups”,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para/zawahiri.htm>

^② “‘Zawahiri’, Most Wanted Terrorists”, [http://www.fbi.gov/wanted/wanted_terrorists/Ayman Al-Zawahiri](http://www.fbi.gov/wanted/wanted_terrorists/Ayman%20Al-Zawahiri)

^③ “Al Qaeda No. 2 Ayman al-Zawahiri Calls the Shots, Says State Department”, *Daily News* (New York), April 30, 2009, http://www.nydailynews.com/news/us_world/2009/04/30/2009-04-30_al_qaeda_no_2_calls_the_shots.html

^④ Baldauf, Scott, “The ‘Cave Man’ and Al Qaeda”,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ober 31, 2001, <http://www.csmonitor.com/2001/1031/p6s1-wosc.html>

^⑤ Aboul-Enein, Youssef H., “Ayman Al-Zawahiri’s Knights under the Prophet’s Banner: the al-Qaeda Manifesto”, *Military Review*, Jan - February 2005, http://www.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0PBZ/is_1_85/ai_n14695417/print

的胡子、宽大的眼镜架,成为“基地”组织的新形象。^①他频频出现在各大媒体上:2004年,西方媒体称之为“扎瓦希里年”;2005年,扎瓦希里被评为“最恐怖的年度人物”;2006年伊始,扎瓦希里的照片和声音便赫然出现在卡塔尔半岛电视上。他强调“伊斯兰的胜利”,呼吁布什承认在伊拉克的失败。2008年11月,奥巴马当选总统后,扎瓦希里称奥巴马是白人的“奴隶”;2009年9月,他指责奥巴马与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没有什么不同。

美国兰德公司恐怖问题专家布鲁斯·霍夫曼认为,扎瓦希里习惯于站在全球的角度审视中东冲突,希望利用它来发动一场全球性的战争。霍夫曼说:“他是真正的战士,既有聪明的脑瓜,又具有策划恐怖事件的实际操作能力。”“扎瓦希里绝不是小打小闹,一旦调配好他掌握的资源,那么,惊天动地的事件就会发生。”2005年,扎瓦希里致信“基地”伊拉克分支时任头目阿布·穆萨卜·扎卡维,建议后者改变战略,停止处死俘虏或人质,转而谋求在美国军队撤离后担当伊拉克政治领导角色。在扎瓦希里看来,“基地”应夺取对某个国家的控制权,“如果不实现这一目标,我们的行动只是小规模骚扰”。

未来充满挑战

自今年5月1日“基地”组织领导人拉丹在巴基斯坦境内被美军击毙到“基地”组织最终宣布扎瓦希里成为其新首领期间,外界对拉丹接班人的猜测就从未终止过。现在回过头去审视,虽然扎瓦希里在这一过程中一直被广泛认为是“基地”头目接班人的最大热门,但迫于当时的反恐形势变化与基地“组织”内部的矛盾,其接班的过程充满不确定因素和困难。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5月17日曾转引半岛电视台报道,为避免内部动荡,出现权力真空,“基地”多名头目推举长期在组织内部担任高层角色的前埃及特种部队上校赛伊夫·阿德尔(Saif Al-Adel)^②为过渡时期临时领导人。^③此外,“基地”组织还任命也门人穆斯塔法为“军师”,负责策划具体的恐怖行动。由于半岛电视台和阿富汗以及巴基斯坦军事武装有相对频繁的交往,同时该媒体

也是“基地”组织对外发布消息的主要途径之一,因此外界认为,半岛电视台的这则报道可信度较高。

现在看来,这其实是由于更加激进的“基地”组织成员及也门和沙特分支认为拉丹的继任者必须来自培养激进分子的圣地——阿拉伯半岛,因此扎瓦希里先让同为埃及人并与其关系密切的阿德尔获选,一方面是为了安抚对迟迟未落实接班安排而不满的“基地”支持者,为其自身出山投石问路,试探一下将“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之外的人任命为领袖,“基地”组织内部的反应,最终为正式接班铺路;另一方面也是转移美军斩首行动的攻击重点,有利于保护其自身安全。

拉丹被击毙后,伊拉克和也门的“基地”组织分支先后公开表示,它们支持扎瓦希里接班。但也有许多“基地”分支宣布,它们不一定要服从“中央管理机构”,各自其实可以“自行其是”,同样也能做得出色。事实上,近年来,“基地”组织利比亚、埃及和其他国家的成员都有分歧,而且还出现了“代沟”。一位匿名的美国高层情报官员指出,扎瓦希里缺乏拉丹的个人魅力,某些“基地”成员发现他是事必躬亲的控制狂,所以有迹象显示,“基地”的某些小团体并不喜欢扎瓦希里。^④而且在当时,如果要选举拉丹的接班人,“基地”组织领导层的多名头目将不得不亲自举行会面,但美国正抓紧时间梳理海豹突击队员在拉丹藏身之处找到的大量资料,这些资料中极有可能包含拉丹与“基地”各分支领导人的联系记录甚至他们的藏身区域,这使得那些已经面临巨大生存压力的武装人员极不情愿为这个松散组织的领导人选举而冒险碰头。甚至,固定监控各圣战网站流量的美国国际恐怖主义实体搜寻研究所

^① Chelsea J. Carter, “What’s Next for al Qaeda?” CNN, May 2, 2011, <http://www.cnn.com/2011/WORLD/asiapcf/05/02/al. qaeda. what. now/index.html?iref=allsearch>

^② 现年47岁的赛伊夫·阿尔·阿德尔,其真实姓名应该是穆罕默德·伊布拉西姆·马卡维(Mohammed Ibrahim Makkawi),被认为是“基地”组织影响力颇大的战略家和军事指挥官。

^③ “Egyptian Saif al-Adel Appointed Acting Leader of al Qaeda”, CNN, May 17, 2011, <http://edition.cnn.com/2011/WORLD/meast/05/17/mideast.al.qaeda.appointee/index.html?hpt=TI>

^④ Ackerman, Spencer, “U. S. Forces Kill Osama bin Laden”, *Wired News*, May 1, 2011, <http://www.wired.com/dangerroom/2011/05/u-s-forces-kill-osama-bin-laden/>

(SITE Intelligence Group) 人员在当时的一份报告也指出,过去几个月来,席卷阿拉伯世界的人民抗争风潮,是因为受到西方影响,而非响应“基地”组织希望建立横跨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宗教国家的号召。而就在“基地”组织试图证明自身价值的同时,这个组织也变得越来越分散,内部容易出现争执,因此“基地”组织“连是否需要任命一位‘正式’新领导人都不能确定”^①,可能要根据该组织在后拉丹时代的目标与要务顺序而定,“只要该组织能继续发布信息,……就会继续保留全球圣战圈灯塔的地位”。

以上几点因素,都使扎瓦希里的接班之路充满着不确定性,甚至一度让人怀疑其成为接班人的可能性。但扎瓦希里最终如其所愿,成为“基地”组织新的领袖。然而新的问题层出不穷,摆在他面前的路,仍然是崎岖不平,阻碍重重。

第一,尽管“基地”组织在“9·11”事件以后,由于国际社会的反恐高压及阿富汗战争对其根据地的毁灭性打击,其组织体系已从相对集中的金字塔形权力结构转为分散、各自为战的恐怖势力集合体,并且恐怖组织早已不再是“基地”组织一家独大,但拉丹作为恐怖主义的精神领袖,号召力与影响力无出其右者。拉丹在世时,尚能整合内部各种支系及外部各股分散势力,他的暴毙给“基地”组织内部造成了一定混乱。“基地”分支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以前与“基地”组织合作的独立恐怖组织或极端组织;第二种是由第一种升格成为有很大自主权的“基地”分支;第三种是“9·11”事件前“基地”就已建立的分支。拉丹之死,可能造成维系这三种分支的纽带断裂。另外,“基地”内部如果存在“异见”派系,也势必脱离与转型。还有,根据奥巴马的讲话可知,美国很早就获得有关拉丹行踪的相关情报,因此“基地”组织内部也会相互怀疑或者相互责怪,这也可能影响其内部的团结甚至造成严重的内耗与分裂。前不久,沙特阿拉伯《祖国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之所以能够找到拉丹的藏身处并将其击毙,都是“基地”组织的二号头目扎瓦希里精心设计的结果。这其中不排除美国意在借他人之口宣扬扎瓦希里是出卖拉丹的叛徒,以进一步造成“基地”组织内部的分裂,实现其渔翁得利的用心。同时,拉丹毙命

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活动。拉丹自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在中东地区筹措资金,进行“圣战”,他被击毙后,失去了“标志人物”的“基地”组织是否有能力继续从支持者那里筹措到足够的资金将成为疑问。另一方面,“基地”组织与阿富汗塔利班的未来关系发展是否会受到影响令人关注。“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有类似的宗教意识形态,在军事行动上一贯保持高度一致、密切配合的态势。拉丹死后,“基地”组织是否能继续向塔利班提供资金和武器支持,将影响到双方未来关系的走向。

第二,美国充分利用拉丹之死,大肆宣扬任何恐怖组织胆敢对美国公然发动恐怖袭击,其头目就会像拉丹一样被穷追不舍直至最终消灭,并借机进一步加大对“基地”组织的打击力度,不断针对其重要头目实施斩首与暗杀行动,以对恐怖分子进行心理震慑,使其士气受挫、一蹶不振。美国国务卿希拉里5月2日就拉丹被击毙一事发表讲话称,尽管这是美国反恐事业的一个里程碑,但美国与“基地”组织及其盟友的战斗并未随着拉丹的死亡而终结,“实际上我们必须借此机会增强决心,加倍努力”。^②据《印度时报》6月4日的消息,美军反恐行动在巴基斯坦取得了重大成果,被视为“基地”组织已故头目拉丹重要接班人选之一的卡什米里6月3日在巴基斯坦靠近阿富汗边境被美军的无人机炸死。^③卡什米里被认为是当前活跃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基地”组织分支“伊斯兰圣战运动”组织的领导人,此人兼有在巴特种部队服役和在巴情报部门供职的双重经历,一直以来主要负责“基地”组织重大袭击行动的策划,其领导的“基地”组织分支“313旅”素以行动

^① Rita Katz, Josh Devon, “Insight into Al-Qaeda’s Confirmation of Bin Laden’s Death”, Site Monitoring Service Jihadist Threat, May 8, 2011, <http://news.siteintelgroup.com/component/content/article/5-articles-a-analysis/688-insight-into-al-qaedas-confirmation-of-bin-ladens-death>

^② “Hillary Clinton: Osama Bin Laden Death Doesn’t End War On Terror”, *Huffpost Politics*, May 2, 2011,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1/05/02/hilary-clinton-osama-bin-laden-death_n_856271.html

^③ Islamabad, “Ilyas Kashmiri Killed in US Drone Strike”, *Confirms HuJI*, *India Express*, June 4, 2011.

高效著称。^① 据调查,他涉嫌策划了 2008 年的孟买恐怖袭击,2009 年针对巴基斯坦陆军总部的袭击,以及今年 5 月 22 日深夜对巴基斯坦卡拉奇迈赫兰海军飞行基地的袭击。美国派驻巴基斯坦专门针对“基地”组织的军事行动指挥官表示,卡什米里是当局追缉的五名巴国头号激进分子之一,悬赏金额高达 500 万美元。巴基斯坦分析人士认为,卡什米里毙命是继拉丹死亡之后,对“基地”组织力量的又一重大打击。在美国十年的反恐行动中,“基地”组织大部分核心层的人员不是被逮捕,就是被击毙。所以这个核心层策划大规模恐怖活动的能力越来越弱,而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残余也举步维艰,在巴基斯坦的核心组织招募的新人也仅仅能够保证生存。因此,扎瓦希里能否继续鼓舞新一代的“圣战”战士,能否维持拉丹追随者的忠诚,困难重重。

第三,“阿拉伯之春”中东变革进一步压缩恐怖主义的生存空间。在伊斯兰世界,拉丹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其实是只有少数人接受的非主流意识形态。众多阿拉伯学者认为,“9·11”事件之后,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停止了思考。在拉丹“反美圣战”的极端伊斯兰主义和美国“反恐怖主义”民主同化政策的双重压力之下,阿拉伯世界无从抉择。在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圣战”对抗“反恐”的二元对立氛围之下,支持“圣战”就意味着支持恐怖主义,支持反恐就意味着背离伊斯兰。拉丹的“圣战”宣传,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描绘成“异端”,而西方世界的“反恐”宣传,又刻板地将伊斯兰教描绘成恐怖与暴力的温床。

两种思维的对立,两股势力的角力,对“9·11”事件以来的阿拉伯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这种二元对立思维加剧了阿拉伯世界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两极分化,扼杀了多元主义的政治文化,为极权主义的滋长提供了土壤。“9·11”事件之后,阿拉伯各国政府面临着来自西方国家和本国民众的双重压力。如果反对美国的反恐战争,它们可能会面临美国主导的经济制裁、政治孤立甚至政权颠覆;如果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它们就会面临来自民间极端组织恐怖袭击的威胁。近十年来,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国家,诸如沙特、埃及、约旦和摩洛哥等,都曾

遭受多起恐怖主义袭击。这种极端伊斯兰主义的跨国渗透,迫使大部分阿拉伯政府将国家安全作为首要关切,在国内实行铁腕统治,打击恐怖分子,打压政治异见,以保证政权的稳固。铁腕统治激化了政府与民众间的矛盾,使更多的阿拉伯民众倒向极端伊斯兰主义,造成了恐怖主义与铁腕统治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是“9·11”事件以来爆发于阿拉伯世界战争背后的意识形态推手,威胁到阿拉伯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给阿拉伯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战争并没有消除恐怖主义,却进一步加剧了阿拉伯民众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仇视情绪。在战后的伊拉克,针对美英军队的恐怖袭击层出不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方国家的“反恐”行动激发了部分伊拉克民众参加了反对西方的“圣战”,而非萨达姆的复兴党政权。

近两年来,“反恐”与“圣战”这一二元对立的思想模式正在逐渐消解之中。奥巴马在就任美国总统之后便开始致力于尽快结束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为多年的反恐战争寻找出路,重塑美国在穆斯林世界的形象。他在 2009 年访问埃及时在开罗大学表示“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求美国和全世界穆斯林之间一个新的开始,一个基于互利互敬的新的开始。”^②如今,拉丹突然死去,奥巴马又在宣布拉丹死讯的讲话中强调,美国的反恐战争并不针对伊斯兰世界与伊斯兰信仰,拉丹并不代表伊斯兰,他不过是广大伊斯兰信众中鼓吹暴力的异端。于是,旧有的二元对立的两极随着拉丹的死去和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同时坍塌,加在阿拉伯世界政治思维之上的禁锢已被打破。

一些阿拉伯学者认为,2010 年底以来在突尼斯、埃及、巴林、也门等地发生的被西方媒体称之为“阿拉伯之春”的政治运动,是由广大阿拉伯人民对自身美好生活与民主的向往所驱动的,而不是“基

(转第 5 页)

^① 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for Counterterrorism, “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2005”,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2006.

^② “The President’s Speech in Cairo: A New Beginning”, The White House Blog, June 7, 2010, <http://www.whitehouse.gov/issues/foreign-policy/presidents-speech-cairo-a-new-beginning>

第二轮,美联储共向市场注入超过 2 万亿美元的流动性。但如今,美国经济依旧低迷,救市资金没有流入实体经济部门,反而造成国内资产价格膨胀,并流入更具活力的新兴市场。6 月 22 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保持在 0%—0.25% 不变,同时将到期的国债本金继续投资于美国国债。在美国货币政策继续保持宽松的背景下,大宗商品价格很难“退热”。

第三,国际能源机构和欧佩克的博弈进入微妙期。过去几个月中,国际能源机构与欧佩克间的矛盾越来越表面化。抛开政治纷争不论,两大机构在国际油价问题上至少存在三大分歧。一是关于国际原油市场的供需走势。石油消费国认为,今年下半年全球原油需求会因发达国家夏季用油高峰的到来和新兴市场需求的上升不断走强,甚至可能出现严重的供应不足。欧佩克则修正了此前的看法。6 月 27 日,欧佩克秘书长巴德里在参加欧盟与欧佩克部长级会议时指出,由于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持续发酵、主要经济体通胀和失业率双双高企,全球经济复苏势头将会放缓,国际原油市场需求量将会出现下降。他强烈质疑国际能源机构的“释储”行为,并要求立即停止这项措施。二是干预时机。欧佩克指出,国际市场上的原油价格并没超过每桶 150 美元的历史高点,根本没必要采取这一非常措施。它认为,国际原油市场上货源充足,沙特、科威特等国甚至正考虑提高产量,国际市场上并没出现供应短缺的现象。三是“合理”的油价水平。国际能源机构“释储”意在将油价控制在相对较低水平,以抑制美国等国通货膨胀的增长速度,从而为今年下半年采取新的经济刺激政策做准备。与此同时,石油生产

国却希望国际油价处于相对高位,以应对增长的社会福利支出。今年以来,一些欧佩克成员国受“阿拉伯之春”震动,扩大政府支出以创造就业、加固社会安全网。美林(Merrill Lynch)4 月发布的研究报告称,沙特已宣布未来新增 1290 亿美元财政支出,为此需要国际油价维持在 95 美元/桶的高位。^①

一些西方媒体将欧佩克的不增产决定视为对国际能源机构的“蔑视”,将国际能源机构的“释储”决定视为对欧佩克的“警告”;担心两大机构的矛盾将削弱其合作和互信,使对话和沟通变得更加艰难,而一旦“释储”决定引发欧佩克的减产报复,国际油价必将大幅飙升。4 月 27 日,英国石油公司(BP)首席分析师克里斯托弗·鲁尔(Christof Ruehl)警告说:“油价上涨的最大风险来自欧佩克和国际能源机构之间旷日持久但毫无结果的消耗战。”^②

为了避免不确定性可能引发的巨大风险,欧佩克在国际能源机构做出“释储”决定后不久,就发表声明,表示不会通过减产对前者进行报复。6 月 29 日,欧佩克又主动提出,愿与国际能源机构举行会晤,讨论如何加强两大机构间的协调,以防范石油供应的突然中断。鉴于两大机构间立场分歧较大,目前尚难判定其互动是否会向良性方向发展。未来,两者能否顺利修复关系,能否加强互信和合作,将深刻影响国际原油市场的价格走势。◎

① “OPEC Members Warn IEA Oil Release Could Backfire”, June 23, 2011, <http://www.phongpo.com/2011/06/23/opec-members-warn-iaa-oil-release-could-backfire/>

② BP Chief Economist Christof Ruehl Fears OPEC Backlash, June 28, 2011, <http://www.ordons.com/americas/north-america/28262-bp-chief-economist-christof-ruehl-fears-opec-backlash.html>

(接第 25 页)地”组织在哪个宗教国家设定的跨越穆斯林世界的目标。“基地”组织不断挣扎着证明其关联性,却无能为力。这充分表明以拉丹为代表的极端伊斯兰主义已经过时;如今,随着拉丹的死去,一个更为多元的、既不追随拉丹又不盲从西方价值观的新价值体系即将在阿拉伯世界产生,并将给未来的阿拉伯政治带来动荡与希望。

曾在美国中情局从事反恐工作近 30 年的专家鲍尔·皮勒说:“民主对恐怖分子来说是坏消息。人们越是用和平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以及诉求,离暴力就会越远。发动这场运动的年轻人,新一代,对恐怖主义及极端伊斯兰主义并不感兴趣,他们首先表达的是对腐败独裁的厌弃和民主的要求。”◎